

# 冊二十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第一回

1-2782 (21)



双紅堂  
小説  
62(20)

科 2982 止

品花寶鑑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僕遭惡報

潘兵觀夫婦歸金甌

話說衆佳人怡園一敘正如羣花齊放百鳥爭鳴香留數

日後來彼此唱和了許多詩傳爲佳話這回又有幾箇下

作人做幾件下作事出來卻說奚十一選了廣西一箇知

州是箇極苦的地方十分不樂心上想告病不去又因近

著他家鄉且菊花是廣西人藉此可以回家看看因此竭

品花寶鑑

第五十八回



亦廣品  
風春

力唆成。奚十一近來得了家信。洋行倒了。鹽場又爲海水沖了。家事不好。又聽得老太翁得了腿疾。也要告病。又想家內兄弟都已回去。也輪不到他作主。不如且到廣西走走。看看局面怎樣。但此時已經盤費全無。而且又欠了潘三。四。千。銀。子。急於要還。日來催逼。把箇揮金如土的奚十一。鬧得走頭無路起來。潘三是箇大賬局。一天之內往來的保家不少。聽說奚家的洋行倒了。鹽場漂了。人口如風。已傳遍了別的賬局。更不用說奚十一。竟至告貸無門。思

前想後。不得主意。此時十月天氣。日短夜長。日裏在外頭張羅。夜間開了燈。惟以喫烟爲事。喫迷了。睡著不醒。一連幾夜。把箇菊花熬得清水直流。且自三月內修腎之後。雖然壯觀了些。其實不甚中用。一來跣跣路路。皮肉粗了。而且周圍不甚平整。兼之頭重腳輕。雖見頭腦猙獰。其實根株疲軟。只好停頓多而縱送少。菊花纔二十幾歲。火盆似的。如何能常喫那粗糲東西。一日奚十一帶了胡八出門去了。與唐和尚商量。一輪晴日。滿照明窗。菊花梳了頭好

不納悶。無意之間到外邊來散步。走到跟班房門口。見關著門裏面有笑聲。菊花輕輕的在門縫裏一張。見春蘭灣著腰在炕邊。看有四隻腳站在一處。菊花一見卽把袖子揜了口。聽巴英官說道。你倒會長。怎麼他不會長。總是這樣的。春蘭道也覺長了些。沒有你的長得快就是了。你人雖短他到長呢。與老爺的差不多了。英官道老爺如今的還不及我了。說話之間兩人的腳步又翻了轉來。在前的此時在後。在後的忽又在在前。菊花看得軟洋洋的。牙齒咬

得扎喇喇的響起來。心中受不得了。欲要罵他們幾句。又不好意思。只得回房。心裏想道。倒不料這兩箇小狗忒的也會鬧鬼。人還賺我說。兔子不起陽的。誰曉得一爐的好燒餅。既然會這樣那樣。想必也會的了。想得臉紅紅的。老婆子送了飯進來。菊花喫了飯。開了燈。忽然將那枝鎗看了一會。把雙指圍了一圍。足足有一虎口粗細。放下夾在腿間。把烟挑了一盒子出來。翦了燈煤。慢慢的一口一口吹了幾口。星眼朦朧的像要睡著。覺得有人伏在他身上。

來親了一箇嘴。慢慢的睜開眼來。見是奚十一回來了。菊花笑了一笑。只見奚十一臉有笑容。就到那邊躺下吹烟。菊花問道。你今日爲何回來得快。奚十一嘆口氣道。人情勢利早知如此。我若省儉些。非但不欠賬。而且還有餘。何必要受人這些氣。今日若不是唐和尚張仲雨做保。這潘三準不肯借錢。還要逼還欠賬。就是潘三他也借過我的錢。我何嘗要過利錢。不料此時將對扣的賬來借給我。你想這箇交情可嘆不可嘆。我本來零零碎碎使了他三千

銀子。他如今加上利錢。就算四千。再借給我二千兩做盤纏。就要我寫了一萬銀子的欠票。到江南太爺任上先還五千。到廣東再還五千。他叫兩箇伙計同了去。我此時無法。只好依他。到了江南就好了。能一齊還了。便更好。省得一路供養他們。帶著兩箇賬主回家也不好看。菊花道。那箇潘三原不是箇東西。怪不得人要搵他的屁股。我就恨他那箇討人嫌的嘴臉。奚十一嘻嘻的笑。菊花道。銀子呢。拿回來了。奚十一道。拿回來了。菊花道。我聽得有箇九香

樓是相公們新開的。賣些花繡東西。你與我買一樣東西。我要兩雙花袖。一雙要刻絲的。一雙要拉鎖的。奚十一道。我們此去正在蘇州路過。到蘇州去買罷。這裏也是蘇州來的。菊花道。我要他們這箇九香樓有的。是內造貨。什麼王府裏賞他的。蘇州也不及他好。我要買也要不了多少錢。奚十一也知道這箇鋪子是袁寶珠蘇蕙芳等開的。卻因近日心緒不佳。沒有去逛。如今有了盤纏。明日藉此可以逛逛。便答應了。奚十一忽從懷中摸出箇紙包。看看重

又揣好了。菊花問是什麼東西。奚十一道。寶貝。菊花道。給我瞧瞧。奚十一道。停一停用的時候。給你瞧。菊花笑嘻嘻的一骨碌爬了過來。伏在奚十一身上。在懷裏掏了出來。解開一看。是幾條白綾帶子。便道。呸。這箇寶貝。用也用了幾十條了。不見得什麼稀奇。見在還有幾條存著呢。奚十一道。這箇另是一種。你不信。少頃試試。就知道好了。那箇是兩吊錢一條。這箇是二兩四錢銀子一條呢。他說用得省。可用一月。用得費也可二十天。菊花笑道。一月用一回。

就可一年了。奚十一笑道：大約與你用不過十天，也就算了。菊花道：稀罕這些東西，這是你用你怎麼說我用呢？奚十一道：那人說遇著乾的就可多用幾回，遇著濕的幾回泡透了，藥性也就過了。菊花把奚十一嘴上擰了一把道：你這箇倒是乾的，便靠在奚十一身上，把帶子理了一會，將一條扎在指上，擦到奚十一嘴上，格格的笑。奚十一見他騷極了，便從荷包裏取出一樣東西，望嘴裏一放，叫菊花倒半杯燒酒來過了，又喫了十幾口烟。菊花道：你這烟

也應殼了，撲的一聲吹滅了燈，轉身關上房門，兩人索性脫光了，蓋了被。奚十一將綾帶扎上，不多一刻發起性來，果然與往常不同，入了殼。菊花覺得美滿異常，心中大樂，放出本事來，篩糠簸米似的，杪了一會，杪得奚十一藥性大發，如狗跳一般，呱呱齜齜，淫聲如吼。少頃，便將菊花揎得難受，將有半箇時辰，菊花已過了癮。奚十一更加勇猛，菊花已覺乾澀，便要將他帶子解了，偏又扎得緊，被水浸透，再也解不開。奚十一爆漲如裂，只得頂緊了，尚覺好些。



菊花兩眼發紅。雲鬢顛散。又支持一會。說道。燒乾了。起來罷。奚十一道。起不來。菊花道。好人饒了我罷。奚十一道。你以後還笑我不笑我呢。菊花道。我再不敢笑你了。奚十一知他難受。便把腰一弓。頭到門口。忽然如針刺的一疼。急拔了出來。菊花坐起。披上衣服道。這帶子怎麼這般利害。奚十一道。你裏頭怎樣的。菊花道。起頭甚好。後來便如炭火一樣。直燒到心裏來。方纔你喫的什麼藥。以後不要喫他了。奚十一道。太喫多了。那賣藥的說。只要用一丸。我倒

喫了三丸。但不知什麼意思。漲得我那龜頭上也狠疼。菊花揭起被來一看。覺比從前大了一倍。與那根烟鎗一樣。粗細頭上亮澄澄的。周圍起了一條紅線。便把絹子與他抹了。將帶解下。尙覺挺然可愛。又把雙指在頭上圍了一圍。贊了幾聲。奚十一道。你拿半杯涼茶來解了藥性罷。奚十一喝了一口茶。漸漸的收了。穿衣起來。一夕無話。到了明日早飯後。奚十一卽拉了姬亮軒坐了車。巴英官騎了馬。到了九香樓。奚十一下了車。見是大門裏面。豎著一塊

屏風兩旁放著金字招牌。一塊是收買秦漢唐宋古玩書畫。一塊是發賣蘇杭花繡衣料。一切洋貨俱全。還有一塊是內看金珠寶玉四時花木。此時那九箇名旦均已出班。內有未滿師者。也是寶珠蕙芳。公同幫他們出了師。一齊搬在裏頭居住。裏面有箇花園。園裏也有幾十間房子。九旦就住在園裏。將一所正樓名爲九香樓。園卽爲九香園。奚十一姬亮軒走進了大門。見門房兩人站起招呼。一人便引他們進了二門。見上面是五間正屋。兩邊廂房。到了

那東廂便有箇伙計出來招接。衣冠楚楚。相貌文雅。五十餘歲年紀。請他們坐了。問了姓名。卽有人送上茶來。奚十一四下張望。並不見班裏一箇人。便問那人道。這班掌櫃的都不住在這裏麼。那人道。都住在這裏。後面有箇花園。總在園裏住。老爺要用些什麼東西。若要花繡紬緞。請分付要什麼顏色花樣。就取出來。這東廂房是看花繡紬緞。西廂房是看洋貨。正屋看書畫。後樓是看珍玩珠寶。若要看花卉。並上等的古玩。請到園裏去。奚十一道。我都要請。

教請教。先將菊花的東西點了出來。果然精緻。價也不昂。又要了些零碎東西。共花了十金。便要看看古董花木。卽同亮軒走到中間正屋來。從人揭開簾子。見是兩面大玻璃窗。屋中擺設精雅。名人書畫掛了好些。兩邊是畫厨書架。還有些陳設古玩。那箇伙計叫了一聲烏大爺。有客來了。聽得屋後靴聲。嘩嘩的。走出一箇人。醒不醒。睡不睡的。模樣穿一雙舊皂靴。歪著膀子。踢將出來。姬亮軒一看。是烏大傻子。烏大傻作了揖。請二人坐了。奚十一道。你在这

裏掌櫃麼。大傻笑道。閑著。沒有事。他們要我過來幫同照料。姬亮軒從前打茶圍。上了大傻的當。後來已經說明。大傻倒說得好。我回去取錢來。你又走了。又說他。那日晚上。還給了他們十幾吊錢。亮軒似信不信的。後來伍麻子卽跟了長慶的媳婦回揚州去了。此話絕無對證。三人講了些閑話。奚十一便問大傻子。那些相公在什麼地方。大傻道。今日就只王蘭保。蘇蕙芳在家。其餘都出門去了。奚十一道。我要看看花。你同我們去。大傻便領了奚姬二人從

東邊進了一重門。見是一帶遊廊。假山層疊。花木扶疏。大小小小盆景。有幾千盆。有樓有閣。有臺有池。甚是有趣。來到一所正樓之下。見有冷金牋寫的一匾。爲九香樓。是殿元公手筆。奚十一與姬亮軒在滿園逛了一逛。見池子邊盡是些楊柳芙蓉。還有些菊花。中間也有一座小橋。對岸一箇坐落。聞得裏頭有歡笑之聲。奚十一問道。那邊是誰。大傻道。那邊就是王蘭保的住房。今日田狀元與史翰林在這裏。奚十一就不便過去。在池畔站了一會。見那邊園

門口走進一人來。穿著新衣新帽新靴。手提著馬鞭子。昂的走上了小石橋。見他纔二十幾歲。好生面善。想了一想。像是從前潘三那箇趕車的。如今體面多了。那人一見了奚十一。低著頭過去。大傻子道。你應認得這人。奚十一道。好像潘三從前那箇趕車的一樣。大傻道。可不是他。如今他靠著他女人的福。不趕車做了狀元公的家人了。奚十一逛了一會。重到九香樓下來。園中有許多灌園的。澆灌花木。還有幾箇紮花匠。修剪花樹。與那小使們川流不

息。奚十一道。好地方。可惜他們都不在家的。又遇著有客。不然喝箇酒兒很好。大傻道。歇天等他們都在家時。我做箇小東。請你二人來坐坐。你們也就要出京了。到廣西去。要見這樣腦袋。是沒有的。那裏的班子。盡是些湖南貴州人。亮軒道。其實有兩箇在家。也可叫一箇過來陪陪。大傻不言語。奚十一烟癮來了。見這樓下頭鋪設得甚好。想開燈喫烟。就可等他們回來。烟鎗是帶著的。就少盞燈。問大傻道。你去點一箇燈來。我要喫兩口。大傻想了一想道。這

件東西。只怕沒有。便踢到紫花匠處。借了一箇舊木盤。油膩灰塵積有半寸。盤裏合著箇茶杯。放著一箇瓦燈盞。大傻點著了。捧了過來。道。將就用罷。奚十一道。怎麼這樣傢伙。我用不慣。換了好的來。大傻道。要好的。卻沒有。亮軒道。你們賣洋貨。玻璃燈。與那洋磁洋鐵盤子。是有的。拿一付新的來用。一用就是了。大傻怔了一會。只得又去問伙計們。借了一付乾淨的來。奚十一躺下。便吹亮軒。大傻也來擠在一堆。忽聽園裏有人鬧起來。大傻子留神細聽。聽

得罵道。那裏來得這箇小雜種鬼崽子。將這金橘摘得乾乾淨淨。又有一人罵道。不是那箇小狗彘的。連那佛手也摘了兩箇。就聽得大鬧起來。有箇小孩子聲音亂罵亂嚷的。大傻子走了出去。奚十一懶得起身。但聽得像巴英官的聲音。與人嚷鬧。便叫亮軒出去看看。見一叢人圍著。走上前見英官揪住了一箇人。那人把馬鞭子打了他幾下。英官號啕哭罵道。你罵我鬼崽子。你是驢崽子。將老婆的屎去訛錢。訛到了手。如今要充二爺了。罵得那人氣極了。

又打了他幾下。烏大傻連聲勸解。亮軒也上前說道。他是箇孩子。你怎麼動手就打。那人道。他先來揪住了我。要打我。我們纔買了兩盆金橘。兩盆佛手。要抬回去。被他摘得乾乾淨淨。氣人不氣人。問問他。他開口就罵人。那邊蕙芳蘭保都出來看。卻不認得英官。也不認得姬亮軒。奚十一聽了許久。忍不住出來。見衆人勸開了。但心中甚怒。望見芙蓉花外站著兩箇玉人。認得是蕙芳蘭保。覺得光輝相映。不覺涎垂起來。便說道。你們這些相公好不講理。怎麼

無緣無故的就打起人來。蕙芳一看認的是奚十一。便拉了蘭保進去了。奚十一大怒。他也不管有客。便闖過橋去。亮軒跟著大傻子。一想這事情有些不好。便把燈收了。自己躲起來。免得帶累他受氣。奚十一走到屋子裏。見殘肴滿桌。不見一人。明知他們躲了。心中更怒。拍著桌子嚷道。走箇人出來。不見答應。奚十一又拍桌子罵道。好大的相公。見了人都不理麼。雖然出了班子。總是小旦。鬼子變得成狗麼。聽得裏面有人說道。你們就出去見他。怕他怎麼。

這箇無恥下作的東西。打了他也不要緊。奚十一大怒。卽將桌子一掀。碗盞砸了好些。大罵起來。裏頭也大罵。奚十一如何能忍。要趕進去打架。亮軒卻勸住。只見蕙芳蘭保出來。對奚十一點點頭道。尊駕爲什麼發氣。到小店來照顧什麼。敢是做伙計們得罪了。奚十一聽了。火上添油。圓睜兩眼。大喝道。你別支起那屁架子。我照顧你。我要帶你到安吉堂喫飯。還要留你過夜呢。蕙芳氣得滿面通紅。尙未回答。蘭保已大怒說道。這箇人真混賬。認也認不得。就

西洋  
圖

開起來。敢是箇瘋子。奚十一聽了。搶過來。就抓蘭保。蘭保已按住他的手。說道。你要怎樣。奚十一也不回言。那隻手又飛過一掌來。蘭保一閃。就將他脇下一攬。奚十一踉踉蹌蹌直跌出去。奚十一自知要跌。幸記得後頭有張桌子。把左手一扶腰裏。使勁扭轉身來。因他身子高大。腳下虛浮。往前一撞。兩手支住桌子。不防胯間那箇鑲嵌狗腎。恰恰的壓在那花梨桌子角上。這中間止一壓。頭上就像裂了縫的疼起來。兩臂軟了。撲在桌上不動。話也說不出來。

蘭保忍不住笑。叫園丁扶他出去。奚十一想要不依他們。無奈陽物已傷。適或再受了磕碰。就不好了。嘴裏罵了幾句。也就出來。姬亮軒見奚十一不開。自然更不敢鬧。重到了九香樓下。英官收拾了烟鎗。奚十一坐了一會。也就不大疼了。心中忿恨。來到外邊。烏大傻躲得。不見影兒。奚十一只得上車而回。到了家。進了房。見菊花捆了縐紗包頭。兩太陽貼了兩箇小紅膏藥。兩眼水汪汪的。靠在枕上。奚十一將花袖給他看了。菊花纔有笑容。軟洋洋的坐不起。



來。奚十一道怎麼樣。菊花道今日覺得不舒服。奚十一摸他的手有些發熱。便笑道昨日弄傷了。菊花笑道或者脫衣時冒了風。你出去後忽然就疼起來。奚十一又開燈喫烟。菊花也喫了幾口。奚十一越想越氣。心上想箇法子要收拾他們。又因有些闊人護著他。自己相與的都是些沒有勢力的。又因出京已近。鬧出事來於功名有礙。只得罷了。菊花一連病了幾日。奚十一的春藥不能發試。心中便悶。一日唐和尚送行。約了潘三來。潘三打發人來說跌壞

了。鼻子要避風。不能來。奚十一唐和尚都疑潘三怪了。是托辭的。那日奚十一見了得月。想與他敘敘。無奈唐和尚在前。只得忍住。酒也多喝了幾杯。烟又多吹了幾口。到二更後纔回。醉薰薰的底下那東西甚是作怪。時刻直豎起來。頭上癢颼颼的。好不難受。看看菊花口裏哼唧唧的。身上火炭一般。嘴唇皮結得狠厚。鼻子裏熱氣直沖。心裏不忍。但可恨那東西不知爲什麼不肯安靜。便想著英官多時沒有做這件事了。又想道這箇鬼子與別人不同。真

是屁中之精。近來嫌我不好。勉勉強強的。今日我要收拾這箇兔崽子。酒醉模模糊糊喫了四粒丸藥。帶了綾帶到書房叫英官來開上燈。叫他打烟。英官強頭強腦的。打了幾口。便出去。奚十一叫住了。英官靠著門望著奚十一道。有什麼事。奚十一道走來。英官不應。奚十一笑道。你來。我有樣東西給你看看。英官方慢慢的走來道。看什麼。不是又有了翡翠鐲子了。奚十一坐起。拉了過來。抱了他。英官冷笑道。鬧什麼鬼。我又不是得月卓天香。裔了要爛雞巴。

的。我們好好的傢伙。爲什麼要裝這箇狗雞巴。奚十一道。好屁話。便拽起長衣。扯開褲子。那物脫穎而出。見了英官。怒吡吡的跳突起來。英官一呆。一手攥住了。笑道。怎麼今日改了樣兒了。想是得了缺了。所以挺胸凸肚。不似候選時那毳頭毳腦的。看將起來。這外官是不可不做的。奚十一笑道。放你的屁。你既說我得了缺。我就給你留些別敬。教你喫箇腦滿腸肥。省得你又耍挑長挑短的說話。便將綾帶扎上。英官到此便服服貼貼。再不做作。承順了他。二

人這一會大鬧。也就少有的人。說巴英官屁股裏頭像箇皮袋口。邊像鐵箍。算他十三歲。厄到如今大約著一千人。沒有八百人。總有多無少。裏頭長了一層厚膜。就如爐子。塘上泥一樣。憑你怎樣。他也不疼。奚十一馳驟了一回頭。上忽又疼起來。四面的筋爆漲如春筍。經雷參參怒長。一股氣往頂上直冒。奚十一不顧死活。一頓亂春。英官見他如此發狂。便把上腦箍的勁使出來。趁奚十一頂得緊緊的。便在他根子邊一箍。箍得那綾帶反鬆了一線。奚十一

提不起來。覺內中一陣陣的如熱油炸他那龜頭。好不有趣。炸得他又癢又麻。便死力往裏頂。再不料上頭竹篾篷。日久黝朽。豁喇一聲塌下來。這半篷灰土。已有兩担。奚十一大喫其驚。恐被壓了。便使勁一拔。兩人都啊啞一聲。一同滾倒在地。發昏去了。衆家人聽見這一响。連忙過來看時。見篷塌了半邊。並未壓人。不知主人與英官何故。躺倒忙將燈照時。見奚十一的陽物血淋淋的。只有半截。再看英官的屁股。也是血淋淋的。臟頭拖出三四寸。衆人箇

箇失色。便大驚小怪。亂鬧起來。忙報與菊花知道。菊花聽了。急得一身透汗。也顧不得病。穿上衣裳。著了褲子。襪子也穿不及。趂上鞋。把衣衿掩好。只扣了外面鈕子。直跌直跌的出來。姬亮軒也睡了。聽得鬧。便也趕出來。穿上襪子。披上長衣。竟忘記穿褲子。慌慌張張。趕到書房裏。正與菊花撞箇滿懷。也不及迴避。亂嘈嘈的鬧在一塊。菊花見奚十一如此光景。便哭起來。亮軒心慌。便仔細看了奚十一。尚有點氣。便說不妨。姨奶奶且慢哭。我想老爺這箇頭原

是接上的。如今脫了下來。不過是一時疼痛發暈。不如還請那箇醫生來商量。菊花不得主意。一面去請醫生。一面扶起奚十一。放在炕上。見奚十一面如紙灰。鼻間只有一絲氣了。菊花好不傷心。口對口的與他接氣。奚十一漸漸蘇醒。把眼一睜。見了菊花。落淚滿面。心裏甚是慚愧。忽又一疼。重又咬緊牙關。重複暈去。好一會纔轉來。嘆了一口氣。菊花心如刀割一般。那箇醫生還不見來。這邊亮軒看著英官這箇模樣。也十分心疼。便細細的照了他一會。叫

人燒了一盆熱水。拿塊布泡熱了。與他揉。揉了一會。英官也醒轉來。亮軒把蠟燈放在旁邊。揉了一會。恐怕水濺了袍子。便將前衿提起些。此時心裏痛苦。再想不起自己沒有穿褲子。菊花坐在炕上。亮軒墩在地下。卻是對面中間放了一箇蠟燈。菊花一手摸著奚十一心坎。回頭看他服事英官。只見亮軒兩腿中間垂著一根肉柱。頭銳根粗。倒有四寸來長。好箇怪樣。亮軒身子微動。那物也擺來擺去。菊花看了心中一動。便扭轉了頭。又不好意思說他。但門

外還有些人。若被他們看見了。也是不便。又看了兩眼。心中突突的亂跳。只得說道。姬師爺。你把巴英官的褲子替他穿上罷。亮軒聽了。便與英官扯上褲子。繫好了。見自己衣裏露出箇膝蓋來。纔記得沒有穿褲子。連忙站起。走了出外。這邊春蘭與老婆子。將英官扶出。放在他自己炕上去了。少頃醫生來。亮軒又同了進來。那醫生先將燈照了。一照。然後診了脈。菊花遠遠的坐著。那醫生道。今番難治了。這箇除非神仙纔能。菊花求道。先生你行箇方便醫好。

了。我們老爺。你要多少謝儀。我一毫也不少你的。那醫生道。奶奶。醫生有割股之心。最肯行方便的。倒是奶奶。你不肯行方便。他本是箇殘疾修治好了。也只可隨意用用。那裏可以當得銅燒鐵鑄的用法。你不見春米的鐵杵。幾年還要換一回呢。菊花漲紅了臉。罵道。呸。嚼你的舌頭。這關我什麼事來。他方纔尙屁股尙斷的。還有一箇臟頭子。拖長三四寸的。在那裏呢。你也不問問緣故。一嘴的屁話。混糟蹋人。那醫生自知話說錯了。便陪笑道。奶奶。不要生氣。

是我不是。我也急了說話。所以沒有留心。如今盡我的心。謝儀不謝儀。我倒也不計論。但要說明。我只能救他這條命。不能再接那條卵子。亮軒道。先生說話文氣些。奶奶在這裏。那醫生道。我這行業。就不文氣。說話焉能文氣。天天的把那卵放在手裏盤弄。覺得這箇字順口得狠。沒有忌諱了。便又說道。殺隻雞來。要一塊活雞皮。菊花卽叫人割了一塊活雞皮來。那陽善修拿些藥和雞皮搗爛了。與他洗淨了血。敷上了藥。也與從前一樣的治法。留了一服藥。

煎了與他喫。明日再來看罷亮軒。又同他去看英官。陽善修也與他幾味藥喫了。說道這箇不要緊。明日就縮進去的。陽善修去了。菊花就在書房中睡。陪了奚十一這一晚。倒把箇菊花的病唬好了。叫家人把頂篷支好。掃去了灰土。奚十一上了藥。便止了痛。明日陽善修復來。過了十餘日。傷痕平復。陽善修說道。從此你要戒淫。纔好。若再把根子弄散了。那就有性命之憂。不如喫兩劑寒涼藥。斷了性罷。奚十一無奈。與菊花商量。菊花也只得由他。遂聽了陽

善修喫了十劑涼藥。從此春蠶如死。再不起性了。又謝了陽善修五十兩。菊花便守了活寡。不知果然是真守。還是假守。這也不能查他。外面卻做出那從良極正派的样子來。以博虛名。菊花恨極英官。等他臟頭好了。痛打了一頓。攆他出去。姬亮軒館地要緊。也只可忍心割愛。英官攆出之後。便到卓天香舖裏去。做了伙計。人愛他腦袋好。這箇卯字號倒也生意興隆。雖然英官臟頭上去些。但屁股裏已經受了傷。竟成了內外痔。後又廣與人交。不到一年之

功。竟是衆癘齊發。把箇巴英官活活爛死。豈不是件大奇事。這也是他的惡報了。奚十一病好之後。帶了菊花赴任。潘三打發伙計同去討賬。唐和尚倒十分惆悵。又請了幾天。送行與得月送出城外。倒算箇全始全終的交情了。潘三因臉上有病。不好見風。這月內總不出門。卻說潘三臉上。害什麼病呢。也有箇緣故。潘三今年五十歲。若他的元配在這裏。倒也五十三歲。已別過了十餘年。潘三四十歲上。又娶了一房。是山西人。姓石。其父在京裏開箇油鹽醬

醋的小舖子。發了些財。開了箇小賬局。這箇石氏頗有幾分姿色。潘三看中了。娶他已有十年。石氏纔二十八歲。情性風騷。起初與潘三尙稱恩愛。後來見潘三心不足。鬼頭鬼腦。瞞著他外面偷雞盜狗。因此從醋裏生出恨。恨裏生出厭。來潘三愛他生得好。看便從愛裏生出順。順裏生出怕。來一邊越軟。一邊越硬。日久相沿。潘三成了篾。石氏成了鐵。石氏非但不許潘三在外胡鬧。連晚上與他云云的事。也要潘三求他半天。甚至叩頭哀告。纔許他上身。若遇



石氏與濃潘三已經興盡。便把潘三身上搯得希爛。這老屁股上兩邊劈劈拍拍要打箇手酸。這潘三不以為苦。反以為樂。敘起他們一件閒事來。今年六月初六。唐和尚生日。請潘三奚十一在廟裏喫麵。又備了兩桌送與白菊花。石氏石氏處是打發得月送去。這石氏見了得月。那箇摸樣。心中甚是愛他。給了他許多東西。便要他做乾兒子。得月豈有不肯。便拜了乾娘。以後常常叫他來走動。得月若來。必陪著石氏喫飯。或時抹牌頑耍。又知道潘三愛男風。

必想得月。不許他進來窺探。潘三竟不敢進來。只好暗地垂涎。一日活該鬧出事來。得月來看乾娘。那日天氣狠熱。見石氏在房中將蓆子鋪在地上。穿件沒有領子的白羅布短袖汗衫。卻也大鑲大滾。只齊到腰間。穿條桃紅紗褲。四寸金蓮。甚是伶俏。兩鬢茉莉花如雪。胸前映出箇紅紗兜肚。眉目澄清。肌膚白膩。實足動人。叫得月也在蓆子上坐了。又叫小丫鬟拿了水菓兒。冰梅湯。西瓜等類。放在一邊。叫小丫鬟走開了。兩人將牙牌在蓆子上抹起來。石氏

盤腿不慣。兩腳踏地。像箇半墩半坐的樣兒。得月一面抹牌。兩眼望著石氏褲襠。迸得緊緊的。中間一縫微凹。見烏影影的濕了一塊。又見石氏眉歡眼笑。不覺心中大動。那物直豎起來。得月臉紅紅的。不好意思。把腿壓住了。心裏想道。這麼一樣好菜。放在嘴邊。不嚐一嚐。真是箇獸子。到發牌時。故意把牌一彈。彈到石氏的凹處。石氏一笑。把腿一動。得月伸過手來。拏牌。就把指頭一戳。石氏便格格笑起來。罵道。小驢廝子。你到會調戲你的娘。便過來雙手摟

住了得月。親了箇嘴。要他送進舌尖。卽摸他那箇東西。倒也偉然。炙手火熱。卽忙關了門。兩人脫得精光。得月見那石氏身上。肥不顯肉。滑膩如酥。就在蓆子上。頑起來。一箇是新礪初試。一箇是積悶纔消。你貪我愛。各到嬌汗漉漉。筋酥骨軟。方纔雲收雨散。自此更加親愛。不消說三天一小敘。五天一大敘。大約已下了佛種了。潘其觀馱了箇小石碑。尙不知覺。一心倒想頑。那得月後來也有些疑心。看出石氏待得月的情景。過了兩月。心生一計。一日候著

得月進來。半路截留。邀他到一間書房內。開了一箇燈。與他喫烟。潘三睡在得月後頭。摸摸索索。得月不肯。潘三道。你若不依我。我便不許你進來。你們娘兒兩箇做的事。當我不知道麼。我不過不肯丟你們的臉。你若不依我。我以後見你進來。我就打你。那得月雖十七歲了。尙是胆小面嫩。被潘三說破。便臉紅起來。不得主意。且他那箇後門。原與大路一樣。什麼要緊。只得說道。倒不是我不肯。只怕乾娘知道了。倒要不依你。潘三道。不妨。如今諒他也心虛。不

敢與我鬧了。得月想著石氏只得依了潘三。潘三樂極便關了門。下了捲窗。得月坐在身上。鬥了筭。一拍就合。大頑起來。石氏那日約定得月早飯後來的。等了好一會。還不見來。心裏也恐潘三半路打劫。他悄悄的到書房來見。關上門。更加疑心。聽了一聽。覺兩人切切促促的私語。聽不明白。便輕輕的走到窗下來。見又下了捲窗。便將舌尖舔破了紙一望。見潘三抱著得月坐在身上。兩臉相偎。索索的動。一看心中大怒。想要罵起來。又想道。不如在門口候

這老鬼子出來打他幾下方洩此恨。主意定了。便拿張橈子。門邊一坐。只聽得得月說道。放我去罷。恐乾娘等我心煩。是要罵我。又聽得潘三啞他的嘴。响了兩三响。石氏更氣得不可開交。忽見門一開。得月走了出來。一見石氏。滿臉卽漲得通紅。站住了腳。石氏怒容滿面。狠狠的瞅了他一眼。潘三一腳跨出來。石氏站起一把將鬍了揪牢。潘三魂不附體。低了頭。一動也不敢動。石氏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老忘八老鬼子。自己的屁股被人尙出虫來。纔花了錢。

請人挖乾淨了。你如今又想尙人。你何不彎轉你的屨子來尙你自己的。他是我的乾兒子。你胆包了身。你敢頑他。便使勁一箇嘴巴。潘三啊啣一聲。血流滿面。也顧不得鬍子。死命的掙脫了。鬍子已擣去了半邊。石氏怒氣未息。把得月光頭上鑿了幾箇栗暴。臉上擣了兩把。得月戰戰兢兢。雙膝跪下求饒。石氏又可憐他。擣了他的耳朵。同了進去。且說潘三被石氏這一掌。如何就打得這般利害。滿面流血呢。原來石氏帶了兩箇銀指甲。一抓戳在潘三鼻子上。

上因用力太猛。將那銀指甲打斷。既薄且尖。竟將潘三的鼻子尖刮斷。故此流得滿面的血。潘三痛不可忍。忙忙跑出。就請了與奚十一修腎的那箇陽善修醫治。也與他配了箇假鼻子。潘三因在家不能醫治。又怕他女人再打。竟不敢回家。就在城裏他的那箇靴鋪內住著。日日請那陽善修進城與他診視。服藥兩月有餘。方見大好。從此各處傳說。又有人贈他箇美名。叫做抓三爺。又叫大眼三兒。奚十一斷腎那幾天。正是潘三抓鼻那幾天。因此不能與奚

十一送行。倒也不見怪他。不知爲何。他們兩人總是同病相憐的。那箇爛雞巴。這箇便害腎風。那箇接狗腎。這箇便掏糞門。那箇斷龜頭。這箇又抓鼻子。你說奇不奇。誰也不想不出這箇理來。只便宜了得月這箇小禿廝。害了兩人。做了殘疾。他到好端端的。又拜了一箇好乾娘。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獨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門地

且說琴仙在南京護國寺裏守靈條忽已經百日。主僕兩  
 人雖日用有限。但天天供飯燒紙。連房租銀子一月也須  
 十金。三月以來。將琴仙所剩衣物。盡行當賣。當時初冬時  
 節。琴仙尚無棉衣。劉喜更不用說了。一日劉喜勸道。大爺。  
 我看你年紀輕輕。也不可過於古板。我想那侯老爺一片

真心待你自己來請你過去。還送錢米來。這也就難得了。你倒不要小看這位老翁。是王侯將相都敬重他的。他的門生好不多呢。現任官進士舉人不知多少。還有些夫人小姐們拜他做老師。那一年做起壽來。那些壽屏壽詩。園內的房子處處都掛滿了。還掛不下。我看他的交遊。比怡園的徐老爺還要闊些。你若去了。倒也可以認得些人。怕不有些好處出來。若長在此舉目無親。將何度日。不要說別的。就老爺這口靈柩也須入土爲安。天又冷了。身上棉

衣也沒有。這箇光景。須趁早定箇主意。不是這樣的。琴仙道。侯老爺那裏。我就餓死也不去的。劉喜道。這卻爲何。真令人不懂。琴仙道。你外面留心訪問。有進京的便人。我要寄信到京。借些錢來。好安葬老爺。劉喜道。要便人是天天有的。摺差塘報。那一日沒有。你寫起來。我去寄就是了。琴仙於是哀哀切切。寫了幾封信。與子玉子雲薰芳諸人。要他們專人來接他回去。子雲信內。並封著屈道翁遺言。寫了一天。劉喜托便寄了。後來寺中又做起法事來。男女混

雜遊人擠滿。琴仙屋裏常有人來張張望望的。琴仙好不氣悶。劉喜見度日艱難。就算京裏有人來接他們。也須兩月之久。就到年底去了。便想出箇法子。賣了兩件衣裳。就借寺門口。擺了一箇小攤。賣些水菓乾菓之類。一天也可趁得百十錢。藉以餬口。琴仙在寓裏也安心守著。這一粥一飯。閒時寫字畫畫。惟覺身上衣單。不能添製。一日侯石翁自蘇州回來。聞知琴仙還在寺裏。已到衣食不周。心上又念著他。因前此送他米炭等物。倒去碰箇釘子。雖然懷

恨。但愛根未斷。只得老了面皮。帶了二十金。叫小僮拿了。乘橋而來。到了門口。只見劉喜擺著箇小攤子。無非烏菱荸薺瓜子花生之類。又見壁上掛了幾張畫。倒是生紙畫的花卉。顏色鮮明。頗爲可觀。便問劉喜道。這是誰畫的。劉喜道。大爺畫的。二十錢一張紙。棄了可惜。我拿來掛在這裏。昨日倒有人說好。買了兩張去。一張牡丹賣了二百錢。一張梅花賣了一百五十錢。還有人要定畫八幅屏。他拿紙來。肯出兩千錢呢。這箇畫畫開了。比這攤子就好多了。



石翁只微笑。進來見琴仙在那裏調脂弄粉。石翁迷齊了老眼。看他覺比從前勝了幾分。從前像箇葵心帶病。此刻依然梅萼含香。就覺得翠袖寒生。縞衣雪素的光景。琴仙見了石翁。心裏老大的一跳。只得上前見禮。石翁忘了前情。又握了他的手。說了幾句話。坐了琴仙勉強陪著。面上卻是冰冷的。石翁先將他的畫贊了一番。想了一箇賺他的法子來。便道老世講你心上也不急。這兩天各處也應有回信來了。我在蘇州時。又將你令尊的事告訴人。人人也都肯幫。但你在這寺裏。終究不便。你若搬到我家裏。我的相好。也就是你令尊的相好。那時遇著人。必有見面之情。就好說了。你若在這裏住。老遠的人也不肯來。況且你這箇光景。如何可以禦冬。雖然梅花可耐冰雪。究這玉骨難受風霜。而且這箇十方所在。閒雜人多。見你是箇異鄉之人。無依無靠的。將來就有人欺侮你。不是我說。你廟門口。又掛了幾張畫賣錢。那些光棍惡少。就借看畫之名。誰人不好進來。這南京地方十八省人。都有的。有一種人以

拐騙爲業。叫做拐子。他見那年輕美貌的。他便用迷藥彈  
在人身上。人就迷了性。會跟著他走。誘到別處去。他將這  
人裝做女人去哄人。任人取樂。他待這人也無所不至。  
這還是好的。還有把這箇人弄殘疾了。變得稀奇古怪的  
模樣。到十字街口敲著鑼。叫人看。以此騙錢。這是常有的  
事。所以我天天不放心。惦記著你。難道你這樣聰明人。一  
箇吉凶禍福都想不出來。我待你這片情。也應體帖體帖。  
又焉知我們沒有些緣法。不然爲什麼單把你放在我心

裏呢。不是老夫誇口。羣展風流。釵鈿娟秀。老夫門牆之下。  
頗不寂寞。因見你有何郎之美。叔寶之姿。天意鍾靈。自應  
倍惜。螢火不能自照。必藉燭龍之光。蠅飛豈能及遠。必附  
驥尾而顯。爲才人之子弟。卽是龍門。居侯氏之園亭。勝於  
月府。一生佳話。千載風流。玉郎與石叟同遊。旁觀豈爲不  
雅。海棠與梨花並植。相對亦可無猜。況歌童不乏櫻桃小  
婢。尙多芍藥。此中你也不少樂趣。凡事宜三思而行。不可  
執一。琴仙聽了這些話。已氣得滿臉發燒。再看他的神情。

那老面皮裏紫光光的透出一團邪氣。琴仙心裏想要痛罵他一場。方可洩恨。但又因他是箇老輩。只得暫時忍住。不理他。石翁見他臉上紅紅的。當他面嫩不好答應。自然心上有些同心了。便叫小童將銀子送過來。石翁親手送與琴仙道。這些須幾兩銀子。先贖幾件衣服穿了。明日我叫轎子來接你。琴仙道。聲多謝。又說道。前次所賞之物。尚不敢受。如今更不敢受這賞賜。至於凍餒兩字。是命中註定的。譬如先父不死。也受不著人欺侮。何況凍餒。就使沿

門乞食。古之英雄。尚且不免。我何等之人。敢以爲辱。就凍死餓死。也死得光明正大。決不教人笑話。做那些貪生怕死。死亡廉喪恥的事來。一頭說已不顧而走。石翁手裏還捏著銀包。聽了這幾句話。猶如鋼刀削了他的老牛皮。氣得鬚眉欲豎。真是平生未有之事。羞惱變怒。欲要發作。但看琴仙不知走到何處去了。劉喜看著他的攤子。不能進來。石翁只得收了銀包。恨恨而出。便在劉喜面前把琴仙痛斥了一頓。說他不識好歹。不受抬舉。將來的事情。他一些

不照管了。上轎而去。劉喜也摸不著頭腦。到收攤時進來煮飯。見琴仙尚在房裏哭泣。劉喜又勸了他。講了些悞情話。琴仙又不能將石翁的不意告訴他。只好悶在心裏。惟有嗚咽而已。暫且按下不題。且說梅士燮在江西學院任上。取士有方。文風大振。而且揚芳表烈。闡微顯幽。奏了十數件要事。九重大喜。即將梅士燮一月三遷。先升了詹事府正詹事。又升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復升吏部左侍郎。現著來京供職。江西學政改放了陸宗沅。梅侍郎近又得

了家信。已知子玉取了宏詞。授職編修。又知娶了媳婦。心中大樂。卽日起身還京。官場應酬無暇細述。自然紛紛的阻道送行。梅侍郎於十一月初一日起程。正是一帆風送。滕王閣行了十日。到了南京。要在家耽擱幾天。祭掃坟墓。查理田園。周卹親戚。到了兩日。第三日去拜制臺。談了一會。制臺講起江西有箇通判屈本立。可認得麼。梅侍郎答以相好。制臺就將屈本立死在南京。其行李盤費爲三箇長隨竊逃。侯石翁代他嗣子報了行文到江西。昨接江西

巡撫移文內開吉安府差役拿獲竊犯張貴錢德二名。搜出南昌府通判憑文一角。皮箱兩口。內存白銀三百十七兩零。金鐲一箇。衣服若干件。一併著役贖解前來。但此衣物等須交還他嗣子收領。那二犯現收禁江寧縣監。還有從犯一名汪升。已經身故了。但不知他嗣子下落。須問石翁便知。梅侍郎聽了心裏頗為愷惻。又想道。翁並無嗣子。想是近來過繼的了。便辭了制臺到鳳凰山來拜石翁。石翁連忙接進。先道了喜。敘了契闊。卽問宦囊如何。上變笑

道。晚生靠祖宗的餘蔭。稍有幾畝薄田。儘穀饗殮。無須另積囊橐。論江西雖不算富厚之邦。也算膏腴之地。若不論公明。任行曖昧。此行原也可腰纏十萬。顧盼自豪。不敢瞞老前輩。晚生於各棚內棚規減去三分之二。其實比京官還強幾倍呢。石翁道。吾兄清正一鄉所知。此行已邀簡在。不久移節封疆。且令郎英年得雋。海內人才共皆欽仰。正是德門世慶。士燮謙讓了一番。卽說起方纔制臺所問道。生之子安在。石翁聞他題起琴仙。心上很想說他不好。叫

士燮不必理他。忽又天良不昧。失口說了一句。此子甚佳。現在旱西門內護國寺。離此不遠。士燮又問了些閒話。便告辭回家。明日先著人到護國寺問了。說要親自過來。又遣人送了道翁一封奠儀。自己備了祭桌。到護國寺來。劉喜手忙腳亂。請箇小和尚看了攤子。進來伺候。琴仙穿了孝衣。幃間俯伏。知是子玉的父親。心裏雖喜。然到有些虛心。恐他風聞前事。問起他的根本來。甚是惶恐。只見梅侍郎進來。上了香。奠了酒。行了禮。請出琴仙來。琴仙上前叩

謝了梅侍郎。挽起。先把琴仙一看。點了一點頭。嘆了一聲。道。道翁可謂有子。便問世兄尊庚多少。琴仙答道。十七歲。梅侍郎又問道。翁怎樣病故。及現在他的光景。琴仙細細說了一遍。梅侍郎嘆道。尊公在日。海內知名。到處自有逢迎。就論此地相好也不少。怎麼一故之後。沒有一箇人來問一問。炎涼之態。令人可恨。如今且喜你失去的東西。追了些回來。現在制臺處。因不知你的下落。托我訪問。明日就可去領回的。又道。尊公葬事一切在我。我回去就著人

去找地。先安葬了。再說別事。琴仙想道。與其葬在別處。不如葬在莫愁湖杜仙女墳上。原是父女。又恐梅侍郎不信。委委曲曲的講了那底裏。梅侍郎半信不信的道。明日我且去看看問問地方。可以買得就是那塊。琴仙一面看那梅侍郎的相貌。卻與子玉半點不像。生得身瘦而長。一臉秋霜。凜然可畏。將近五十歲光景。此時琴仙稱呼士變爲大人。自己爲晚生。梅侍郎道。你尊公與我二十年交好。祖上還有年誼。你叫我爲世叔。自己稱姪就是了。方纔這箇稱呼。倒覺疏遠。說了些話。也就去了。琴仙心內安穩。且十分感激。意欲求他攜帶進京。尚有幾天耽擱。且慢慢商量罷。明日帶了劉喜卽去拜謝。梅侍郎卽命家人代琴仙寫了領狀。將失物領了出來。送還琴仙。琴仙從此得了生路。見兩箱盡是他的衣服。尙餘三百十七兩銀子。還有箇金鐲與零星幾樣玩器。便有恃不恐。與劉喜說葬事盤費都已有了。劉喜也甚喜歡。琴仙因是紬緞細毛衣服不好穿。就拿出幾十兩銀子。只得自己同了劉喜到衣舖裏去買。

了兩套素面羔皮的稱身衣服。劉喜也買了一身。這兩日梅侍郎托人找買墳地。尙無回信。晚間睡了。夢見屈道翁紗帽紅袍。欣然而來。士燮見了大奇。便問他爲何這樣打扮。道翁也不講明。執著士燮的手道。明公不忘故舊。仗義恤孤。泉下人啣環難報。小女現寓莫愁湖畔。乞以骸骨付之。死且不朽。小兒流落無所依棲。想萬間廣廈。可借一枝。諸祈憐憫。說罷。便拜。慌得士燮也答拜了。道翁起辭而去。忽又進來。手執蓮花一枝。對士燮道。此花出於淤泥而臨

清波。豈得以淤泥爲辱。既往不咎。明公幸勿鄙此花之所自出也。說畢。足起烟雲。冉冉凌空而去。士燮醒來。把這夢中的言語。細細詳了一會。心裏已有幾分明白。出於淤泥而臨清波。與既往不咎。想他這箇義子。必是箇小日出身。這也不必論他。只要人好。總是一樣。又想看這道翁像成了神。莫非莫愁湖畔。果有他女兒的墳麼。昨琴仙請仙之說。又見什麼杜仙女。竟是真的了。半夜竟不能昧。天一明就起來。著人去請了屈大爺過來。有話商量。不多一會。琴



仙過來就同他喫了早飯。梅侍郎且不說夢。要他同去逛莫愁湖。琴仙欣然。梅侍郎與琴仙各坐了轎。家人騎馬出了城。沿著城牆走去。約有二里路。已到了。此時正是嚴冬。天氣已下過了幾場大雪。梅侍郎恐曠野寒冷。轎中披了元狐斗篷。及進了斑竹林中。反覺春風和煦。如二月間天氣。絕不寒冷。那些竹樹花草依然流青撲翠。芳馥如前。最奇的那盤凌霄花。開了數百朵。地下的蘭蕙齊芳。那馬纓花是盛夏時開的。也復含苞吐萼。一時就開了許多花出

來。倒將箇梅侍郎看得心驚。唯有肅然起敬。琴仙見墓門間多了四棵小樹。已有三四尺高。仔細看時。就是杜仙女種的蘋果桃李。每棵樹上開了一朵花。芳艷無比。心中甚駭。怎麼已經開花了。梅侍郎看了。連連稱異。嘆爲真神仙福地。便問家人道。此處大約是官地。沒有地主的家人道。凡靠城一帶。俱係官基。梅侍郎纔定了主意。在左右徘徊了一會。見茗花叢中。飛出許多翠雀來。啁啾啾啾。望著梅侍郎。琴仙鳴笛不已。飛來飛去。在他們身邊旋繞了無數。

然後飛往湖邊去了。梅侍郎連連贊嘆對琴仙道。這裏真是箇仙地。我素來不信神仙之說。如今眼見不得不信。我並要與你尊公建一箇祠。並供這女仙牌位。你說可好麼。琴仙聽了。淌下淚來。就跪下叩謝。梅侍郎一發感慨起來。連忙挽起說道。我爲這事倒多耽擱幾天。雖等不及完工。也須籌畫好了。方可起身。便叫琴仙回去。他就到江寧縣中。與縣尹商量建祠之說。知縣一廿應承。卽傳了工房丈量了地。喚了工頭鳩工庀材。就在那裏搭了廠。動起工來。

士燮擇了二十四日下葬。卽與他做了墓誌。趕緊刻了。又寫了神道碑。勒了石。到了二十四日。江寧諸紳士聞了士燮這箇義舉。來送葬者數百人。或作詩。或作歌行。或作文。或題祠中聯額。士燮一一看了。等祠成之後。一齊刻在祠內。是日祠已豎了梁柱。頭門二門正廳三楹。兩廂房。後樓三楹。餘平廈六間。規模粗定。士燮不能等待。發了二千金。與家中老總管梅成督造。又畫了杜仙女像。命塑泥身彩畫。一分撥定了。那日就請琴仙過來。商量要帶他進京。

琴仙喜出望外。又復謝了。卽算清房租。一直搬到梅侍郎的船上。並將領回之銀。送與梅侍郎。梅侍郎仍叫他收了。此番琴仙感激真到二十分。梅侍郎因道翁夢中之語。絕不查問琴仙根柢。因劉喜稱呼大爺。便命家下人也稱呼爲屈大爺。梅侍郎要他叔姪稱呼。琴仙不敢。仍稱大人。自稱名字。梅侍郎也只好由他了。送葬之日。侯石翁被衆紳士拉了同去。也來走了一走。見琴仙尙是有氣。話也不與他講。石翁不樂。心裏旣恨琴仙。又妬士燮。一到就走。拜也。

沒有拜一拜。後來諸紳士。又有高興的出來倡捐。這箇十兩。那箇二十。集腋成裘。又湊了數千金。把這屈公祠擴充起來。起了好些亭臺樓閣。莫愁湖中造了湖心亭。九曲紅橋。又造了幾箇船。以爲春夏游湖之樂。屈公墓杜仙女墓前。都建石牌坊。華表柱。翁仲。餘外又圍了一個園。種些花木。堆些假山。竟成了一箇名勝。這屈公祠竟與孫楚樓江令宅齊名不朽了。梅侍郎於二十八日開船。在船上也是寂寞。倒將琴仙當著子玉一樣。朝夕相依。又見他穩重靈。

警十分契愛。又試他書本上雖未用過功。而詩詞雜藝頗覺聰明。因想到京後慢慢的再教他讀書學作文字。惟琴仙絕不敢題起。認得子玉心裏還怕問他的出身。如果問他只好撒兩句謊。支吾遮飾。再不知道乃尊夢中已囑咐了他。船到王家營。子起早已是臘月初八了。計日要到二十六日纔能到京。日短夜長。只得晝夜兼程而進。且暫按下要說子玉見父親超升了侍郎。喜出望外。已得了江西所發之信。計日早可到京。爲何至今未到。顏夫人盼望更不必說。王文輝也時常來問信。那日已是臘月十五。門上送了一封信來。子玉看信面上是江西學政梅宅。梅庚香少爺手啟。屈勤先寄。心中大喜。知琴仙到了江西任所了。便忙拆開。看見還有與子雲蕙芳素蘭琪官的信。且擱過一邊。拆開自己的信。見一張白紙寫著哀啟者。大爲駭然。想道。難道翁有什麼緣故了。遂細細的看下去。不覺淚珠點點的落將下來。及再看到所有衣物盡爲逃奴輩竊去。守棺蕭寺衣食全無。又屢遭侯石翁戲侮。本擬一死。又

因旅櫬無歸。故爾暫延殘喘。務祈設法。著人前來等語。子玉不覺淚如泉湧。萬箭攢心。毫無主意。也不忍再看。便吩咐套車到怡園。找子雲。誰知次賢子雲南湘高品沒有一箇在園子裏。子玉更加著急。跟班們不知何事。又不敢問。子玉便又到九香樓。進去見諸名旦。都在園中。南湘高品金粟都在這裏。子玉不及敘話。一臉悲愁。就將琴仙給衆人之信與他們看了。箇箇洒淚。再不料琴仙一出京。就遭此大難。真令人意想不到。蕙芳道。如今沒有別的快我度。

香來商量。於是打發人找尋子雲。找着了子雲。到了九香園。見了子玉的光景。急急的拆開信看了。已覺涕淚潛潛。又將道翁的遺言拆讀。更加淚落如雨。子玉等與衆人看了。箇箇大哭了一場。哭得九香樓下好不熱鬧。衆人哭畢。子雲道。此事在我。明日卽著人到江南去接王儂回來。並辦道翁葬事。但今年不能到了。子雲卽回。要告訴次賢商量此事。子玉也無心在九香樓。便卽回家。高品史南湘金粟與那些名旦。各惆悵無歡。子雲回園與次賢說了。次賢

更痛得傷心。一夜之間。便摹了道翁神像。明日邀同衆名士在九香樓爲位而哭。設奠三日。華公子得了信也來哭奠。一箇九香園倒成了屈道翁的喪居了。就沒有穿孝的人。子雲發了一千銀子。打發家人星夜下了江南。子玉連天的悲苦。日間不敢進內。一來怕顏夫人問他。二來怕瓊華小姐看出。正是他的苦楚。比人更勝幾倍。但心上有這樣心事。臉上如何裝得過來。顏夫人倒疑心他怕見父親。想是他父親就回來。因此著急。惟有那瓊華小姐異樣心。

靈便料定他另有心事。再三盤詰。子玉只得直說了。瓊華小姐也只好寬慰幾句。見他這箇光景也不好取笑他。過了幾日。又得了梅侍郎家信。頭站人已回。說二十三日就到了。便把子玉急上加急。若父親回來。拘管住他。那就要悶死了。正是悲盡歡來。到了二十二日。子玉同了仲清接出三十里之外。住了宿店。等到定更時候。頭站纔到。卻是新收的家人。子玉不相認識。店家與他說了。纔進來叩見。說老爺的轎子也就到了。今日是破站走的。子玉等到二

更聽得門外車馬聲喧。知是到了。與仲清出外迎接。士燮出轎。仲清子玉上前叩見了。士燮慰勞了幾句。問了仲清好。卽同到上房來。士燮昨日半夜起身也之極了。卽忙坐下。靠在枕上。問了子玉家內一番事。又問仲清妻子都好。兼詢文輝近況。爺兒三箇談了一會。士燮惦记琴仙。問家人怎麼屈大爺的車子還不到來。家人道總也快了。不多一時門外又車聲磷磷。仲清子玉想道不知那箇屈大爺想是任上同回來的。只見一人照了燈籠一箇美少年走

進來。仲清子玉大奇。燈光之下不甚分明。覺得此少年骨格甚是不凡。琴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便一陣心酸。只得竭力忍住。先上前問了安。士燮道這箇是我的小兒。那箇是我的內姪。顏劍潭又對子玉仲清道。這是屈道生先生的令郎。同我進京的。其中緣故此時也不及細說。你們見見將來要在一處的。子玉始而大駭。繼而大樂。竟樂得笑將出來。琴仙見了子玉。笑容滿面。也覺喜歡。上前與二人見了禮。彼此面面相覷。心裏明白。口裏卻都無話可講。士

變富著他們初次見面自然是生的沒甚話說那裏知道有緣放在內便道今日乏極了要躺躺你們都到那邊去罷子玉喜甚便拉了琴仙到那邊屋裏來三人怔怔的你看我我看你一箇不敢問一箇不敢說仲清心上也不知姑父知道琴仙細底不知也不便問只好心內細細的默想。竟是三箇啞子聚在一處子玉與琴仙只好以眉目相與語。一會兒大家想著了苦都低頭擡眉淚眼的光景一會兒想到此番聚會也是夢想不到竟能如此便又眉歡

眼笑起來倒成了黃梅時節陰晴不定的景象少頃送飯進來琴仙喫了那邊士燮已安歇琴仙困乏已甚支持不住便躺在炕上子玉仲清也都在炕上坐了家人們出去今日幸喜雲兒沒跟來仲清也是新用的人都不認識琴仙故此一宵無話後來三人都也困乏便都躺下人靜之後細細的談起來此刻子玉琴仙在一箇枕上和衣而臥竟把嫌疑也忘了琴仙便嚶嚶唧唧說出京時如何想念在南京如何遊玩到莫愁湖親見他前生墳墓杜仙女怎



緣靈異。道翁臨終時怎樣傷心。衆長隨逃竊後怎樣受苦。劉喜怎樣盡心服侍。侯石翁怎樣戲謔。又將梅侍郎來訪。他怎樣仗義安葬建祠的話。細細述了。說得子玉悲樂相乘。仲清在旁看他們並頭而臥。嚶嚶私語。心上頗替他們快樂。想道。這兩人兩年之內。傷了無數的心。哭了無數的眼淚。纔有今日這一敘。倒成了悲歡離合。真也奇極了。後來琴仙又講到他夢見神娥授筆。道翁成神。並舟中彼此照鏡。正面反面怎樣又化了珠。爲龍搶去。子玉仲清也連連稱異。子玉也將送行後怎樣得病。得信後怎樣悲傷。衆人怎樣祭奠道翁。度香已專人下了江南來接你。並安葬道翁。直說到今日。再想不著你來。二人又復悲喜交集。琴仙又復感激子雲與衆人。不住在枕上與子玉仲清連連叩頭。仲清問道。你一路來。姑父知道你的事不知道呢。琴仙道。大約不知道。大人也總沒有問我根柢。我倒天天的防著問我。教我怎樣回答呢。子玉一想不得主意。設或將來問起來。你怎樣回呢。仲清道。此事倒也瞞不得。明日一

到家家人豈沒有認得你的麼。依我想此事隱著倒也不便。若叫外人對姑父講了。倒教你臉上更下不來。不如明日求姑母與姑父婉婉的講明。姑父既看重他。今日也只好將他從前的倒說明了。彼此相安。況姑母甚說他好。如今轉了一劫。也決不再題起已往的了。子玉道甚好。但我不便說。還是你去說。仲清應了。以後大家也就睡著了。到天明時。仲清先醒。只見琴仙枕著子玉的手。尙呼呼睡著。子玉也未睡醒。仲清暗笑。喚醒了他們。琴仙見與子玉

一枕。且枕著他的膀子。被仲清見了。甚是羞愧。子玉一箇膀子被他枕得狠酸。也不知覺。及要抬起手來。抬不動了。遂撲嗤的一笑。各人漱洗。士燮起來。急急的叫上車進城。三十里路甚快。一箇多時辰已到了。梅侍郎且不到家。先宿了廟。明日五鼓時分上朝復命。子玉先將琴仙在書房裏安頓了。梅進雲兒一見琴仙。箇箇駭異。又猜是他。又猜不是他。若說是他。爲何老爺與他抗禮。且又穿著素服。像箇有孝的人。若說不是他。面貌再沒有這般相像的了。衆

人疑疑惑惑猜不出來。又聽得叫屈大爺。便知不是子玉。趁這空兒。就請仲清對顏夫人講明。瓊華也在旁聽了。望著子玉笑。看著子玉含羞含愧。跼促不安。顏夫人聽了。也以爲異。便道這箇孩子本來原好。如今既做了屈家的兒子。從前的出身。倒也不必提起了。算他轉了箇劫罷。仲清道此事要姑母與姑夫說明纔好。不然外人見了。終要說的。倒教琴仙難爲情。顏夫人也應了。說道你姑夫重世交。又見他人好。決不看輕他的。仲清見顏夫人應允了。也卽

告退。瓊華小姐進房。子玉同了進來。瓊華道如今好了。是不要做夢。天天的呼喚了。子玉笑道我去同他進來見太太。你出去看看像不像。瓊華啐了一聲。忽又說道你去同他進來見太太。我真要望望他。子玉果然拉了琴仙進來。到內堂拜見了顏夫人。夫人見了也甚疼他。便叫了一聲屈大爺受苦了。琴仙先進來尙覺不安。及見顏夫人以禮相待。稱他屈大爺。便安了心。瓊華小姐在房門口偷望。果然像他。心中頗以爲異。望了一望。就進去了。顏夫人問了

琴仙近況。琴仙略說了幾句。也就告退。明日士燮面聖回  
家。合家迎接。瓊華拜見了公公。士燮十分歡喜。顏夫人同  
著談了一回。後將琴仙的事。委委宛宛說了出來。就說他  
唱過戲。屈道翁見他人品好。所以收爲義子。將子玉害病  
的話。卻隱藏不題。士燮道。我已猜著了幾分。也將屈道翁  
夢中之言說了。又道。前事也不必論他。這箇孩子甚好。沒  
有一點優伶習氣。不說破。真令人看不出來。顏夫人道。看  
這箇孩子將來有些造化。也未可定的。士燮點頭。索性叫

了梅進進來。將琴仙之事。與他說明。都稱呼爲屈大爺。不  
許怠慢。如果怠慢了。我定不依。士燮分咐了。底下不敢不  
遵。以後衆家人待琴仙。竟是規規矩矩。不敢有一分放肆  
處。琴仙故能相安。士燮卽命收拾琴仙臥榻。日間叫他同  
著子玉在書房念書。又叫子玉盡心教他。不許輕看他。這  
句話。梅侍郎多說了。他豈知子玉心事。顏夫人不覺笑了  
一笑。子玉好不得意。正是十分美滿。比中宏詞科還高興  
了幾倍。明日就有人與士燮接風。好不熱鬧。琴仙初來不

品花寶鑑 第五十一回  
好出門。一日子玉帶了他到衆名士處一走。都相見了。齊與子玉稱賀。又到了九香樓。見了九名旦。都各悲喜交集。琴仙也喜。諸人都跳出了孽海。保全了清白身子。各訴離情。牽衣執手的。足足談了一天。正是金烏玉兔如飛去。臘盡春回又一年。家家年事不用細談。未識新年有何好事。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六十回

金吉甫歸結品花鑑

袁寶珠領袖祝文星

話說新年已過。又到元宵。大街三市。火樹銀花。好不熱鬧。子雲於十三日請了華公子。田春航。梅子玉。史南湘。高品顏。仲清。劉文澤。王山。蕭次賢。金粟。屈勤先。並九香園諸人。作一大會。琴仙見了華公子。尚有些不安。華公子也不問起前事。以禮相待。此時琴仙已出了旦黨。入了士黨。但從

前作且時傲睨一切。此刻倒謙謙自守起來。因此上下諸人更加尊重他。絕沒有一箇人笑他。琴仙對了那些名目。還是從前一樣。並不生疏。是日觥籌交錯。晚間燈火交輝。華公子進城後。子雲又將那些燈試了一會。如見萬花齊放。炮竹之聲。聲聞數里。二更後方煮茗清談。琴仙一身歷盡辛艱。此時總覺魔難盡釋。然回想蕭寺淒涼。孤燈殘月。真如夢覺。次賢又將琴仙從前的夢境。向吉甫細細的說了。遍吉甫因笑向子雲。次賢道。九香樓絕好一箇花園。

百花全有。如今單有一箇花神牌位。且在隱僻處。與土地祠一樣。豈不褻瀆花神。我擬借他們九箇。作箇九香花史。衆位以爲何如。衆人均以爲奇。同問道。請道其詳。次賢道。我久有此意。我欲畫他們九箇的小像。今你既有此意。妙不可言。我明日一一畫出。就請你潤色。潤色就刻石供養。在這九香樓下。做箇花神。但只有九箇。湊不出十二箇來。衆人亦同說大妙。吉甫道。我倒有一箇主意。但不知可行不可行。子雲問道。怎樣呢。吉甫道。花神若定要十二位也。

可。奏。得。上。只。要。把。屈。道。翁。做。了。芙蓉。城。主。再。借。重。玉。儂。的。前。生。所。說。那。杜。仙。女。湊。上。玉。儂。不。是。十。二。位。了。春。航。道。妙。妙。此。像。要。畫。得。像。不。必。說。真。姓。真。名。綴。箇。別。號。每。人。做。一。篇。贊。語。說。得。似。真。似。幻。的。要。與。人。花。兩。合。子。玉。道。這。箇。圖。怎。樣。的。好。呢。還。是。單。畫。人。還。是。補。景。呢。仲。清。道。自。然。單。畫。人。一。並。的。畫。去。後。就。綴。小。傳。一。篇。刻。石。之。後。可。以。搨。出。來。或。裱。冊。頁。或。裱。手。卷。皆。可。傳。世。文。澤。道。做。兩。塊。好。就。鑲。嵌。在。東。面。兩。楹。王。恂。道。若。畫。杜。仙。女。就。畫。他。在。採。蓮。船。上。的。樣。子。吉。甫。道。玉。儂。夢。見。那。面。鏡。子。必。非。無。因。我。畫。條。龍。執。著。這。面。鏡。子。就。做。頭。幅。好。不。好。大。家。都。說。好。子。玉。道。這。雲。龍。人。必。猜。有。箇。寓。意。在。裏。頭。呢。子。雲。道。這。十。一。篇。傳。贊。各。人。分。了。罷。次。賢。道。好。這。一。番。大。著。作。倒。要。借。吉。甫。以。傳。吉。甫。道。豈。敢。豈。敢。次。賢。道。不。必。過。謙。道。生。先。生。故。後。筆。墨。之。道。自。然。要。讓。你。大。家。公。論。何。必。推。辭。我。就。做。雲。龍。那。一。幅。作。好。了。你。再。給。我。改。改。子。雲。道。自。然。是。借。重。你。們。二。位。那。十。方。如。今。是。這。樣。各。人。沾。關。扣。至。誰。是。誰。華。星。北。也。叫。他。

做一篇在內。南湘道甚好。於是寫起鬪來。將屈道翁與杜  
仙女屈琴仙分做二鬪。其餘九人分作九鬪。說也奇怪。想  
必文字有靈。前生緣法子雲拈了道翁。子玉拈了杜仙女。  
琴仙。金粟拈了寶珠。春航拈了蕙芳。仲清拈了琪官。文澤  
拈了春喜。南湘拈了蘭保。王恂拈了桂保。高品拈了玉林。  
次賢拈了漱芳。單拈不著素蘭。只好送與華公子去作了。  
衆人分派已定。子玉說道。做傳容易。畫畫難。還要刻石。更  
須時日。不知幾天可以告成。吉甫道。不消多日。碑是磨現

成的。一面畫一面就叫季十矮子找人刻。大約十幾天是  
必要的。嵌好這些碑。也要幾天。我們這一敘。總在九香園  
了。索性多歇幾天。我好加意畫畫。到二月初一日。在九香  
園聚會罷。大家都說有理。於是各散。子玉同了琴仙回家。  
正是內有韻妻。外有俊友。名成身立。清貴高華。好不有興。  
子雲寫了一札與華公子。爲素蘭作傳。這邊次賢妙腕靈  
思。畫了十天纔成。畫成又請吉甫一一的改好。畫一箇刻  
一箇。倒也甚快。子雲因受了感冒甚重。不敢用心。屬將道



品花寶鑑 卷六十一  
翁琴仙杜仙女畫在一幅。并求子玉作贊。到二十七日。連傳贊都刻起。係是各人書丹。二十八日就搬往九香樓。鑲嵌。一日完工。三十日琴仙先到九香園看碑。九旦同到樓下。琴仙道。今日也應祭一祭花神。明日我們方可聚會。這箇花神就是我們的像。若叫他們來祭。我們也當不起。就是我們十箇人祭一祭罷。蕙芳等皆以爲是。便設了酒菓。焚了好香。十人齊齊拜了。琴仙看東楹嵌的第一方畫。上雲下水。雲水中間隱著一龍。露出一爪托著一面鏡子。

上題曰品花寶鑑。刻著次賢的贊語是。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雲生九霄。水出重淵。神奇變化。氣象萬千。靈珠之圓。明鏡之懸。燭微照幽。隱妍顯賢。如月之臨。如水之鮮。亦曰媿其媿。而妍其妍。

第二方畫的人。綸巾道服。左右侍仙子女各一。題曰總持九香花主。三閻道君及左右花史杜仙之像。下有贊語是。子玉手筆。

公氣爲雲。公神爲水。在天在地。靡盡靡止。司文曰郎。司

花曰主。列宿之精。羣芳之祖。左英瓊瑤。右青珊瑚。一氣  
二氣。同歸殊途。五色炫采。九華流香。心花意蕊。文運之  
祥。

寶珠道。這幾篇贊語。實在做得好。若將我們實事。敘在裏  
頭。雖然不致辱身。究竟也爲賤行。蕙芳道。可不是。你看那  
些花譜。花評。雖將那些人贊得色藝俱佳。究不免梨園習  
氣。我們這一關。例可以算跳出了。素蘭等皆點首。浩歎琴  
仙再看第三方。畫一箇仙女。雲鬟霧縠。清艷絕倫。手拈一

枝蕙花。琴仙已知是蕙芳。看題的是錦文花史。蘇仙是春  
航一篇跋語。

錦文花史。蘇仙性靈慧警。悟色如瑤瑜。搏雪作膚。鏤月  
爲骨。常散花而翦綵。亦擲米以成珠。狡獪神通。均出三  
昧。曾遊戲人間。使留恨於碧桃花者有焉。江臯仙影。時  
去時來。洛浦神光。乍離乍合。蕭史常垂於彩鳳。裴航終  
隔於藍橋。是宜結十重珠網。護金屋於羣玉山頭。何幸  
啟九疊銀屏。窺素面於瑤臺月下。

琴仙道這箇跋語跋得甚切。狡獪神通均出三昧二語。尤妙。蕙芳笑道。凭他怎樣講。那裏還算得我們看。第四方一箇仙女。月佩霓裳。十分嬌艷。手捧明珠一顆。題曰弄珠花。史袁仙有金粟贊曰。

仙露在霄明珠出海。和神當春。秀氣成采。不脛而走。不夜而光。瓊花瑤蕊。國色天香。珍珠飾車。雲錦縫裳。金支翠羽。玉珮明璫。華月光滿。蓬山路長。旣美且都。亦風而雅。學士滿宮。首推大捨。

琴仙道。瑤卿之穠艷韶華。初一齊被靜宜畫出來。吉甫贊出來了。寶珠道。算花神罷了。我也配這樣。看第五方畫一箇仙女。意致飄灑。素艷欲流。手拈蘭花一朵。題曰素心花。史陸仙下有小傳。爲華公子撰。

陸仙性敏悟。姿容絕世。才藝過人。常衣紫綃衣。行吟風露間。其竟體之清芬。與蘭香蕙馥相表裏也。工詞善書。流露人間。購之者千緡不獲焉。昔鍾嶸評詩。爲顏延之。鏤金錯彩。不如謝康樂。初日芙蓉。素面風流。是爲絕艷。

仙殆蓮花化身者歟。

琴仙笑道。這幾句倒比香晚的小照還畫得像些。這紫綃衣行吟風露間。與蓮花化身之說。卻移不到他人的。真是你素蘭笑道。我如何敢當。大抵既贊花神。自然就要竭力贊揚的了。琴仙再看第六方仙女。纖纖弱質。翩舞凌風。有掌上輕盈之態。頭上戴著金步搖。題曰纖纖花史。金仙下是蕭次賢的七律一首。

蛾眉新月露纖纖。光彩天然不用添。鴛錦裁成九華帳。鮫珠穿作十重簾。隱身閨苑依瓊樹。返劫瑯嬛典玉籤。只恐留仙留不住。曉風吹上綠雲尖。

琴仙道。將瘦香的神情骨相全寫出來。漱芳笑道。我這箇瘦字。倒有些像別樣。真令我慚愧死了。再看第七方畫的仙女。在兩棵玉樹之下。有玉樹凌風之致。題的是娟娟花史。李仙是高品的詩。琴仙道。高卓然肯說好話嗎。玉林道。這一回倒沒有刻薄人。蕙芳道。這首詩算卓然極要好的了。琴仙看是。

花情月色想娟娟。玉樹臨風更嬾然。帳裏不知蘭麝貴。  
夢中羞作雨雲仙。珊瑚枕上生紅暈。翡翠樓頭鎖綠烟。  
謫往天臺守孤另。碧桃流水自年年。

琴仙道真說得好。將佩仙濃香秀韻一齊寫出來了。玉林道這首詩究竟也不甚好。還有些刻薄。你看帳裏夢中等句有什麼好呢。蕙芳道這倒沒有什麼。不過寫的嬌艷尊貴處。寶珠道。卓然這等詩。就算他的好心了。若要他做莊重些。他也未嘗不願。但他那油嘴油舌說慣這一派。你們

看他生平說過幾句正經話來。吉甫說他去年到京來。有箇笑話。卓然有箇表叔。請他喫飯。還有好幾位客坐在那裏。表叔問他道。你去年回家見我家裏可好麼。卓然道。很好。前月表嬸又生了箇表弟。那表叔一聽唬呆了。想道。我三四年不回家。怎樣會生了兒子。當著人又不好問他。那些客雖也聽得不順耳。但或者他說別箇表嬸也就過去了。到客散後。表叔問他。方纔這句話是怎麼講。你們想想。卓然怎樣回答。他說我與表叔初次見面。自然要我句吉

利話說我隨口找著這句。其實沒有的事。氣得他表叔要死。然也奈何他不得。他的長親。尚且要頑笑頑笑。何況他人。衆人大笑道。那吉甫的嘴。也不能讓他。又看第八方畫。一箇仙女。玉貌錦衣。腰懸秋水。似公孫大娘模樣。題曰。俠隱花史。王仙琴仙。知是蘭保。下看史南湖的七古。

我觀王仙舞神劍。手掣寒泉一匹線。夔夔羯鼓始三搥。溜亮風生已迎面。彩虹映水合成團。流電穿雲曲如線。破開點點綠沉槍。撥落紛紛大羽箭。錦衣玉貌何娉婷。

白咽紅頰長眉青。雲裾輕曳錦鞵起。去如飛鳥來如霆。四方觀者圍成堵。不羨英雄羨媚嫵。綠雲堆鬢翠鬟新。九梁插花步搖古。妾藉防身不愛名。嬌嬈我自惜輕生。請看世上黃衫客。多少恩讐報不成。

琴仙贊道。這首七古實在做得好。念去比公孫大娘舞劍器行。還刻畫得入細。王蘭保笑而不言。蕙芳道。去年奚十一開來。幸虧著他。我就沒有法了。素蘭道。原來你也怕奚十一。難道他比潘三還利害麼。蕙芳道。潘三是箇無用的。

人。那奚十一鬧起來。就與前日魏聘才使來的車夫一樣。你怕不怕。蘭保道。那天適或我不在家。你便怎樣。蕙芳道。我就躲開不出來了。琴仙問奚十一怎樣。蘭保將他的樣子學了一回。琴仙也覺好笑。蕙芳道。聽得奚十一出京去了。但我前日在剃頭舖裏。看見一箇人。很像他那一天帶來的。那箇小子。就不是他。也必是他的兄弟。再沒有這麼像的了。蘭保道。或者奚十一沒有帶去也。論不定的。那箇狗小子也。只配做剃頭的。琴仙又看第九方畫一株梅花。

有一隻喜鵲。梅花下有一箇仙女。題曰報春花史林仙。看有劉文澤一首小賦。

梅花枝上鳥報春。梅花樹下倚玉人。杜蘭香嫁不可見。綠萼華來幸接真。翠袖翩翾。縞衣自妍。韻生骨裏。秀出天然。卻珠鈿而愈美。洗脂粉而尤娟。纖纖兮雲間新月。淡淡兮花外晴烟。秋水盈浦。朝霞麗天。斯何修而若此。得非人而果仙。蘭自秀兮菊自芳。思美人兮何日忘。蓬萊清淺不可到。我欲從之騎鳳凰。天風急吹袂。玉露冷

霑裳吮纖毫而杼寫對玉貌而傍徨。

琴仙道好賦。正是松風竹雨。仙露明珠。將你那清腴娟秀。都一齊刻畫出來。春喜道。這是前舟在那里認真做賦。忘了題目了。琴仙道。卻也是你的光景。再看第十方。是一箇桂樹下有箇仙女。姿致風流。青眸善吟。題目蟾宮花史。王仙知是桂保有王恂五古一首。

青青月中桂。花開已及秋。皎皎蟾宮女。臨鏡常自愁。自從竊藥奔與世。無因由。廣寒一萬戶。珍珠十二樓。圓圓。

復缺缺。輪轉日一周。世人徒仰望。不見蛾眉修。蓬萊水。清淺。或可操神舟。銀河望隔浦。七夕訴離憂。唯此一輪月。梯虹亦難求。安得張麗華。縞素來嬉遊。

琴仙道。好詩好詩。讀之令人口齒俱香。蕊香真像嫦娥。桂保道。不是我。這是蟾宮花史。衆人說道。這些詩詞贊語。他們倒是爭奇角勝。那裏記著本人。就是竹君的詩。與靜宜。庾香這兩箇贊語。倒是切定題目說的。琴仙道。都切得狠。你將這些詩更換了人。便不像了。寶珠道。只有靜芳那一。



首再不能更換的。琴仙再看第十一方畫。一箇杏花。下有  
一箇仙女。珠腰玉襖。十分嫵媚。題曰及第花史。知是琪官。  
看顏仲清的序文。

及第花史。秦仙嬉戲人間。見之者有紅杏枝頭春意開  
之比。明眸善睐。笑靨常開。艷粉榮情。斷紅映肉。裊釵雀  
化明鏡。鸞飛貯金屋。以何嫌。映玉屏。而同色。然而芳心  
未許。烈性常存。當機織女。屢見投梭。出水神妃。未逢解  
佩。雲鞋風動。生步步之金蓮。霧縠香飄。訝朝朝之瓊樹。

誰不曰人間絕世。亦何愧仙處無雙。若論六宮粉黛。定  
讓龍頭。以云一歲花司。是真鳳尾。

琴仙痛贊了一會。蕙芳道。你看這些詩文。各有體裁。正是  
格律不混。體制判然。都是作手。難定優劣。琴仙道。雖是些  
小文章。但吉光片羽。彩散人間。終勝雀屏五色。有此一贊。  
也不孤負我們數年辛苦了。衆人都皆歡喜。琴仙就在九  
香樓喫了飯。坐了閒談。寶珠忽然說道。今日衆兄弟都在  
一處。我想我們這十箇人。同在京師。沉淪菊部。如今箇箇

跳了出來。雖然其中受苦的受苦。安逸的安逸。但自此以後。只要各人安分守己。想必沒有風波出來。但我們這一班人。也算不得世間少有的。那一班名士。將我們抬舉到這箇地位。那倒是世間少有的。你們心上感激不感激呢。衆人道。豈有不感之理。寶珠道。感激便思怎樣報答呢。衆人皆不能對。寶珠道。我想箇報答的法子。他們既將我們刻了像。做了花神。我們何不也將他們刻了像。就在樓上供養起來。他們稱我們爲花史。我們就稱他們爲文星。做司

空詩品各作四言贊語一首。刻在上面。你們想這箇報答可好麼。蕙芳道。這箇是極妙。但我們的詩配不上他們。且請誰畫這些像呢。蕙芳道。就是瑤卿。你與小梅。兩人分畫罷也。不必畫服飾。不衫不履的最妙。我們今晚先把贊語做起。明日與他們看看。然後再畫。我們就各人還各人的禮。一箇贊也不甚費力。琴仙心上甚喜。就辭了回家。到晚上。構思起來。子玉面前也未講起。這一晚各人的贊已做成。明日琴仙先到九香樓。將贊與衆人看了。大家拿來評

定一會。又各自斟酌一會。再公同推敲一會。盡善盡美了。寶珠便膽在一處。諸名士紛紛已到。華公子金吉甫也都到了。大家果然要祭花神。寶珠等攔住了。然猶擺了香案。各名士奠酒焚香。就沒有下拜。然後在九香樓下擺了四席。序齒而坐。這一聚正是人人意滿。箇箇心歡。毫無不足之處。而且羅列珍羞。橫陳肴錯。花香人氣。繚繞一堂。酒至半酣。寶珠避席致辭。說寶珠等十人同入迷津。今登覽岸。將來勉蓋前愆。勤修後果。得齒於人。皆諸貴人提拔之力。

但感恩有心。報德無力。唯有日藝清香一炷。以祝諸貴人福壽綿長。榮華白首。昨日我等十人公同商議。亦欲在九香樓上。供設諸貴人文星祿位。也照樣刻石。朝夕頂禮。皈依。且各綴數語於後。當虔心誦佛。不識諸貴人。不以賤地爲鄙。俗筆爲藝。使我等得遂所願否。衆名士大喜。箇箇情願。倒翻謙讓了幾句。寶珠又道。度香先生提唱風雅。只得另立一品。在各位文星之上。曰羣仙領袖。未知諸貴人以爲然否。衆人皆說是極。子雲說這箇何取。寶珠就將詩稿

恭恭敬敬的取出來。卻已膽在一處。端正的楷書。除羣仙領袖徐文星之次。皆以年齒定的先後。第二是仙中逸品蕭文星。第三是仙中趣品高文星。第四是仙中狂品史文星。第五是仙中高品顏文星。第六是仙中和品劉文星。第七是仙中樂品王文星。第八是仙中華品田文星。第九是仙中豪品華文星。第十是仙中上品金文星。第十一是仙中正品梅文星。衆名士謙讓道。這些箇品格過於謬贊了。遂看第一首是他們十人公撰的。題曰羣仙領袖。

羣仙領袖。能兼衆爲。不脫不粘。不卽不離。得大自在。具廣設施。亦無我欲。亦無我私。素月流天。照靡有遺。青空無雲。霄露自降。大鐘中虛。寸挺可撞。

第二首是金澈芳題的仙中逸品。

惟逸故淡。惟逸故閒。鶴鳴在林。雲臥於山。秋花媚妍。清風往還。望彼竹林。客有笑顏。濯足清澗。抱琴禪關。江臯有梅。籬落有菊。小窗分茶。松花自熟。

第三首是李玉林題的仙中趣品。

亂頭粗服。不亞妍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東方詼諧。淳于隱藏。顛倒四座。縱橫滿堂。言不爲虐。行不失方。悠哉悠哉。聊復爾爾。彌勒一笑。皆大歡喜。

第四首是王蘭保題的仙中狂品。

呼龍耕烟。磨刀割雲。狂飈四起。落花紛紛。手捉明月。腹晒斜曛。悠悠青天。落落人羣。醉死醉生。我不與聞。碧海騎鯨。瑤京散髮。冠裳自嘉。奈此仙骨。

第五首是秦琪官題的仙中高品。

孤鶴冲烟。歸鴻遠飛。渺渺天際。雲間翠微。獨立千仞。好風吹衣。秋庭仰望。月明星稀。古松自挺。碧蘿難依。太華入雲。蓬萊隔水。誰登其峯。徒興仰止。

第六首是林春喜題的仙中和品。

五味調劑。五聲和平。暖氣入律。春風自行。旭日靄靄。晴光爭明。雲輝錦集。月滿川盈。霓裳一曲。簫韶九成。不矜不莊。或休或暇。惠而好我。是日柳下。

第七首是王桂保題的仙中樂品。

品衣寶鑑 卷之二  
粹然中和。其樂陶陶。眇眇悉泯。坦白是交。醉月秋夕。擁  
花春朝。洞房香暖。金殿聲高。心香吐萼。意蕊含苞。曰富  
曰康。如賓如友。妻子好合。父母眉壽。

第八首是蘇蕙芳題的仙中華品。

錦衣晝行。玉貌簪花。璧月宵滿。明珠吐華。旭旭朝陽。燦  
燦流霞。金盤承露。粉壁籠紗。莊嚴妙相。天女笄珈。玉佩  
自鳴。貂禴爲飾。雲近蓬萊。望之五色。

第九首是陸素蘭題的仙中豪品。

佩刀列戟。鑄券剖符。以我如意。碎彼珊瑚。紫絲步障。紅  
錦貂禴。浩歌落落。嘖玉噴珠。大白自賞。擊缺唾壺。朔風  
橫空。雪花如掌。吹角輪臺。久無嗣響。

第十首是袁寶珠題的仙中上品。

無上上品。首推此君。靜者多妙。飄然不羣。具大智慧。博  
學多聞。溫良沖淡。九邱三墳。磊磊落落。抱璞含芬。高談  
雄辯。說劍論文。不合時宜。瀟灑凌雲。

第十一首是屈琴仙題的仙中正品。

朱爲正色。雅爲正聲。射以觀德。惟身是程。哀樂至性。而無過情。珠光月彩。內蘊晶瑩。虞絃夏舞。景運休明。醴泉非水。瑞芝非草。景星慶雲。僉口恒少。

衆名士看完喜動顏色。痛贊不已。說道可謂木桃之投。而得瓊瑤之報矣。是日暢飲歡呼而散。素蘭與春喜各畫了幾日。摹上了石。將贊語書丹。共有二十餘日完竣。擇于三月三日。供設九香樓上。爲長生祿位。琴仙過來與寶珠商量。必須作一篇祝文。方表誠意。寶珠等深以爲然。於是十

人公斟酌。奏成一篇文。改削了幾遍。倒也不見聯綴痕跡。寶珠道。明日公祝。須請齊了諸名士來。再我們跳出梨園。從前一切所有之物。都用不著了。孽根須淨。色界盡除。將那所存的釵鈿首飾。當著衆名士一齊鎔化。舞袖歌裙。則一火而焚之。豈不爽快。衆人道。正合我等之意。只有琴仙沒有這些東西了。大家檢出來。聚在一處。明日焚化。到了初三九香樓上。香花簇擁。蔬果紛陳。花排姐妹之班。雁次弟兄之序。寶珠虔誠恭敬。鋪設了一會。諸名士齊到上

得樓來已見紅燭雙輝香烟雲繞十花史請他們坐了便齊齊的拜起來諸名士如何肯受連忙扶起寶珠道昨日玉儂說的要做篇祝文我等胡亂湊了一篇還求改正改正便將祝文拿出來高品道必好的我就讀起來高品高聲朗讀諸名士傾耳而聽聽得高品讀道

維年月日九香樓弟子花史袁寶珠等謹焚百和之香釀百花之酒獻於諸文星之座而祝曰維彼文星川嶽之靈左奎右壁緯史經經故在天爲列宿在世爲傳人

其光明也如火其和煦也如春其根於性也爲綱常倫紀其見於詞也爲變化奇神言必由中情多自妙天籟一聲空號萬竅緒觸而紛絲縈而繞對鏡自看顧影獨笑索實於虛辨惡於好春風秋月不知其他明眸皓齒當如之何粉白黛綠鐵馬金戈清歌宛轉妙舞婆娑倏若馳駟委若逝波傷古今之一轍恒日月之消磨鑑彼造化作爲文章羣分以物類聚以方酬酢太白顛倒雌黃和於琴瑟亮比笙簧纏綿騷雅姿肆韓莊不怪不亂



取艷取香。寓意嚴正。措詞明光。朱霞麗天。而絢彩金刀。  
映日而生。芒泉瀉澗。而注急。花凌風而舞。狂秋零一庭。  
殘香數星。鬼則夜哭。神則晝驚。鑄鼎象物。盡相窮形。魔  
女旁立。龍姑前迎。金支翠羽。電掣雷鳴。拂箋霍小玉。捧  
研董雙成。神娥授筆。使之爲文。祝曰。筆之色兮。有五筆  
之花兮。半含吐。砢砢聲聲。擊天鼓。青鸞鳴兮。紫鳳舞。小  
言詹詹兮。足千古。

祝文讀完。衆花史齊齊下拜了。便將那些舞衫歌扇。翠羽  
金鈿。在園中太湖石畔。燒化起來。諸名士看那火光五色。  
吐金閃綠。將到燒完時。忽然一陣香風。將那灰燼吹上半  
空。飄飄點點。映著一輪紅日。像無數的花朵。與蝴蝶飛舞。  
金迷紙醉。香氣撲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萬點金光。  
一閃不見。園中萬花如笑。靚巍巍的像要說話一般。正是  
親逢天女散花時。手授生花筆一枝。碧海愁多填未滿。  
蓬山路遠到無期。風塵面目輪蹄跡。徐庾文章溫李詩。  
我自有情君莫問。此中得失寸心知。

東洋圖書印

日本圖書

卷之六

三

所  
圖  
書  
研  
究  
所